

# 伦敦一年， 人间十年

一部留学小说

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”

— 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

“Let it be.”

— The Beatles

翻页开始阅读 →

# 降落

希思罗机场，2025年秋

飞机落地，伦敦时间下午三点。希思罗的天空是英国特有的铅灰色，像一块洗旧了的绒布。

两只箱子——一只装着四季的衣服，另一只装着所有对未来的想象。

许导在出口等我们。光头，黑色皮鞋，剪裁得体的西装，像从英国谍战片里走出来，一开口却是地道的北京腔。从希思罗开往北伦敦的路上，他给我们讲英国的邮编系统、艺术教育、政治对比。

红色双层巴士是伦敦的血管——顶层前排的座位是城里最好的免费观景位。

# 七平米的宇宙

Emily Bowes Court · B903-D

七平米。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、一个衣柜、一间独立卫浴。  
这就是我在伦敦的全部版图。

遇到了G房间的Loreen。“房间小得像棺材。”我说。  
她笑了：“但是你看，厨房很大啊。”

A房间的历君梦想找女朋友回北京结婚。B房间的艺术哥永远有  
放不完的音乐。C房间是潘潘，E房间是老法师，F房间是焦焦  
。

七个人，七个故事，挤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这就是留学生活的  
开始。

# 潮汐

泰晤士河畅想曲

坐上泰晤士河的Uber Boat，从东往西。两岸的建筑像翻开的立体书——左边是玻璃幕墙的现代金融城，右边是哥特式的古堡塔楼。

Pizza Union Hoxton——饼薄如纸，边缘焦脆，番茄酱与马苏里拉在嘴里融化。封它为伦敦第一。

UCL藏在Bloomsbury的街巷里，像一个低调的学者，不张扬但自有风骨。Hyde Park的那个下午，从Hyde Park Corner出发，经过白金汉宫、伦敦议会、伦敦眼。

一起奔跑、一起欢笑、然后各自消失在人海里，连那瓶共同赢得的香槟都无处寻觅。

# 康桥

德国小哥的哲学课

火车穿过英格兰的乡村，绿色的牧场上点缀着羊群，像散落在绿绒框上的棉花球。

我站在桥上，微风吹过，突然觉得徐志摩写那首诗时的心情我能懂了——那种对一个地方的爱，明知是客，却想假装是主。

德国小哥说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荣格。他说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些东西不属于个人经验，而属于整个人类。Eagle酒吧里，科学历史的重量和一杯ale的重量奇妙地共存。

人与人的缘分大概就是这样——在剑桥的一个下午，有人给你讲了一堂哲学课，然后各自走向世界的不同角落。

# 图书馆地图

伦敦的智慧节点

British Library——King's

Cross旁的红砖巨兽，十一间阅览室，八百公里长的书架。

Magna Carta、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、达芬奇手稿。

Senate House Library——奥威尔《19

84》里“真理部”的原型。甚至有一间Room 101，

如今用作展览。

每一座图书馆都有自己的气味——Main Library的

旧纸和木地板，Science Library的咖啡和键盘

声，British Library的肃穆与浩瀚。

伦敦的智慧散落在城市各处，每一座建筑都是一个知识的节点，而我有幸用学生证打开了它们所有的门。

# Bloomsbury的四季

日常的光与碎片

地铁站里街头艺人随处可见——吉他、电子钢琴、萨克斯，爵士的旋律在瓷砖墙壁间回荡。车厢里是沉默的，站台和通道却是活的。

Jeremy Bentham的遗体穿着生前的衣服，坐在玻璃柜里，像一位永远在沉思的守门人。正是他那套“最大幸福原则”催生了英国第一所不论宗教信仰、向所有人开放的大学。

意大利小哥在我眼前表演Coin Magic——硬币在他指间消失、重现、从耳后变出来。他说来伦敦读书后没人可表演，憋坏了。

有缘人，我们会再相逢——不是在江湖，就是在记忆中。

# Nando's 精神支柱

Peri-Peri 烤鸡的仪式

每当论文写得想撒手，或者考试结束后想给自己一个奖励，Nando's就是答案。外皮焦脆，肉质鲜嫩多汁，辣酱从尖刺到温暖有好几个级别。

每次有人交完论文，就全宿舍去吃一顿Nando's。用Peri-Peri酱弄脏的手指举起可乐杯碰杯，庆祝又一个deadline的幸存。

Too Good To Go三英镑盲盒，Pret的包月咖啡，Tesco的莓果，Lidl的便宜鸡胸肉，网红中超的老干妈——留学生的日常是用省钱的智慧堆砌起来的。

那股烟火气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读书，而是在过日子。



# 运河与农场

Tottenham Hale · Hackney

Lee Navigation运河边停着narrowboat——窄窄的一艘，船头种着花，烟囱冒着炊烟，冬天烧柴火取暖。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Hackney City Farm——在East London的砖墙和水泥之间，像一块被遗忘的绿洲。  
Kerry Hill绵羊高冷得很，Anglo-Nubian山羊最喜欢被人梳毛。

Frizzante咖啡馆是意大利agriturismo风格。据说Peppa Pig就是在这里取景起家的。

七平米的宿舍和七米长的船，哪个更自由？

# 一楼的人间

## 地下室的乐章

和俄罗斯女孩切磋台球。她绿色的眼睛盯着桌面上滚动的彩球。语言不太通，但台球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对话。每一杆进洞的球都是一句完整的句子。

在钢琴前弹了林家谦的《一人之境》。一个人的孤独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世界——音乐这种东西，不需要听懂，感受到就行。

张天赋的《记忆棉》——“可惜记忆不会给你回信”——  
在Victoria Line的车厢里每次都抽得我鼻子发酸  
。

Beatles的Let It Be从某个房间里渗出来  
，慢慢填满了整个走廊。Let it be,  
mate。

# 光与影

伦敦的无数面向

摄政路的圣诞天使灯——十几尊巨大的天使雕塑，翼展十七米，LED灯珠连成一片，傍晚亮起时像涟漪一样依次闪烁。

Canary Wharf的金融城用灯光把摩天大楼打扮成巨大的圣诞树。Landmark Pinnacle的屋顶花园，整个码头区灯火尽收眼底。

跨年夜泰晤士河边，烟花从河面升起——金色的、红色的、银色的，在议会大厦和Tower Bridge之间炸开。碎片大厦香格里拉bar，每一口鸡尾酒都含着这座城市的风景。

伦敦在夜里像一块破碎的镜子，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不同的光。

# Golden Hour

Waterloo Bridge 的魔法时刻

日落前一小时，光线变得柔软金黄，泰晤士河像被镀了一层蜂蜜。South Bank从Tower Bridge走到Waterloo，逆光里的玻璃幕墙拉出长长的影子。

日落后再等一会儿，就是blue hour——天还没全黑，城市已经亮起灯。

Tate Modern的《Electric Dreams》展——1950年代到90年代初，艺术家们用机器、算法、光线和早期电脑创造沉浸式装置。站在闪烁的电路和跳动的光点前，计算机科学和艺术从未如此接近。

伦敦最慷慨的，大概就是每天送你这一个小时。

# WeWork 漫游记

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客厅

Soho的WeWork多是创意产业的人。Southbank那家窗外就是泰晤士河。Shoreditch的最野，墙上全是涂鸦。City的有钱的味道。

Canary Wharf的WeWork在摩天大楼高层，脚下的伦敦像一块精密的电路板。他们租的不是桌子，是一种“我属于这里”的幻觉。

Paddington的WeWork最安静，藏在运河边的改造仓库里。我在那里坐了一整个下午，再也没有在那么安静的地方写过那么好的文字。

别人通过博物馆认识伦敦，我通过WeWork的落地窗。  
每一扇窗框出的都是不同的伦敦。

# 生长与课堂

Bloomsbury 的智慧与光

Hackathon——一天一夜，啤酒、披萨、键盘声。  
和Catherine的DermalQ创业项目，在Base  
KX的创业空间里，周围都是年轻的面孔。

Jason McEwen能把复杂的数学说得像故事，  
讲起神经网络时眼里有一种孩子拆玩具的兴奋。Yuzuko  
Nakamura的SQL查询像逻辑严密的诗。

Murray Shanahan的具身AI讲座——  
AI需要一个身体，需要像孩子一样在环境中学习。Tom  
Mitchell在离别前讲教育AI——AI可以从数百万学  
生的数据中学会怎么教得更好。

有些课堂改变你的知识，有些课堂改变你的轨迹。

# 离场

丢盔弃甲的温柔

毕业典礼在Royal Festival Hall。

一个中文名字，被英国口音念得跌跌撞撞，但那一刻它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。

收拾行李那晚坐在七平米的地板上。一年前放进来的，现在要拿出来，有些塞进箱子，有些扔进垃圾桶。Victoria Line垫子塞进了箱子的最深处。

历君没找到女朋友，但“至少我管过自己一年”。Loreen给我烤了最后一只鸡。老法师给我留了名片。

那些老师在我身上留下的东西，比这张证书重得多。

# 伦敦一年， 人间十年

不是因为伦敦的一年抵得上十年的经历，而是因为在这一年里，你活成了十个不同的自己。

有个拉丁词叫 *ignoramus*——“我们不知道”。  
学得越多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就越多。像蚂蚁爬过一座图书馆的地板，它经过了人类全部的智慧，但永远不会知道头顶那些书架上写的是什麼。

但蚂蚁会记得地板的温度。  
我也会记得伦敦的温度。

---

Once I was a Londoner.

Let it be.

(全文完)